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陶靖節集

(三)

陶潛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陶靖節集

三
著 潛 陶

國學基本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集節靖陶

冊三

著潛陶

路南海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南海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THE COMPLETE WORK OF T'AO YÜAN MING

BY T'AO TS'EN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諸家評陶彙集

自李公煥本靖節集前有總論諸本踵之遞有增錄今彙爲一卷刪其重複又續采數條附於其後其已見本篇者則悉略焉

朱文公語錄曰晉宋人物雖曰尙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個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

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沖澹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仄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又曰韋蘇州詩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陶卻是有力量但詩健而意閒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

楊龜山語錄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所能成也真西山曰淵明之作宜自爲一編以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爲詩之根本準則

魏鶴山曰世之辨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

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辭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其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詠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曰。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送錢二十萬。卽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螂糞丸比哉。

東坡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又曰。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黃山谷跋淵明詩卷曰。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緜歷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又云。謝康樂庾義

城之詩。鍾鍾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持是以論淵明。亦可以知其關鍵也。

又曰。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寔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當與一邱一壑者共之耳。

又曰。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耳。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

又曰。鍾嶸評淵明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是乎。此言盡之矣。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陶潛謝眺詩。皆平澹有思致。非後來詩人鉅心矚目雕琢者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駁誰剪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

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澹。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澹。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澹處甚難也。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澹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陳后山曰。鮑昭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

蔡寬夫西清詩話曰。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休齋曰。人之爲詩。要有野意。語曰。質勝文則野。蓋詩非文不腴。非質不枯。能始腴而終枯。無中邊之殊。意味自長。風人以來。得野意者。淵明而已。

雪浪齋日記曰。爲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昭謝靈運。欲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

劉後村曰。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

北窗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爲絕唱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爲執政侍

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於是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明果印可否。

又曰。柳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爲酸楚。卒以憤死。未爲達理。白樂天似能脫處軒冕者。

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著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

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當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寓而皆適。未嘗有擇於

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何可欺乎。

又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湯文清公曰。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未之信也。

以上李公煥原探總論

朱子曰。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衡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摠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埒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功名事業。不少概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概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遼唐林之節。非不若王維。儲光義之詩。非不脩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

後人嗤笑之資耳。

真西山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旨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旨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如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虛玄之士可望耶。雖其遺榮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羲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惓惓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衡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所可同日語乎。

何孟春曰。以靖節爲老莊。語出朱子。而真氏爲之辨如此。蓋朱語門人所錄。未可信。靖節人品。未可輕議。吳臨川跋朱子書陶詩亦云。朱子嘗言陶靖節見趣多是老子。意此直晦庵一時所見如此耳。非遂有所貶也。

陳善捫蝨新語曰。文章以氣韻爲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也。昨讀淵明詩。頗似枯淡。久而有味。東坡晚年極好之。謂李杜不及也。此無他。韻而已。

嚴滄浪詩話曰。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

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許彥周詩話曰。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婉辭。所以能爾。黃徹晉溪詩話曰。淵明非愛枯槁。其所以感歎時化推遷者。蓋傷時人之急於聲利也。非畏亂離。其所以愁憤於干戈盜賊者。蓋以王室元元爲懷也。俗士何足以識之。

敖陶孫詩評曰。陶彭澤詩。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鄭厚藝圃折衷曰。陶淵明詩。如逸鶴任風。閒鷗忘海。劉後村詩話曰。陶公如天地間之有醴泉慶雲。是惟無出。出則爲祥瑞。且饒坡公一人和陶可也。

松石軒詩評曰。陶潛之作。如清瀾白鳥。長林麋鹿。雖弗嬰籠絡。可與其潔。而隱顯未齊。厭欣猶滯。直適乎此。而不能忘隘乎彼者耶。

何孟春曰。陶公自三代而下。爲第一流人物。其詩文自兩漢以還。爲第一等作家。惟其胸次高。故其言語妙。而後世慕彼風流。未嘗不欽厥制作。欽厥制作。未嘗不尙論其人之爲伯夷。爲黔婁。爲靈均。子房。孔明也。

以上何孟春陶集錄附及總論所增。

鍾嶸詩品曰。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

人之宗也。

蘇東坡曰。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

李獻吉曰。靖節高才豪逸人也。而復善知幾。厭遭靡時。潛龍勿用。然予讀其詩。有俯仰悲慨。玩世肆志之心焉。

李賓之曰。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

王元美藝苑卮言曰。淵明託旨冲澹。其造語有極工者。乃大入思來。琢之使無痕迹耳。後人苦一切深沈。取其形似。謂爲自然。謬以千里。

茅鹿門曰。問讀陶先生所著歸去來辭。併五柳先生傳。千年來共謂古之栖逸者流。而以詩酒自放者也。已而予三復之。及讀詠三良。詠荊軻。與威士忌不遇賦。其中多嗚咽感慨之旨。予獨疑其晉室之傾。竊欲按張子房故事。以五世相韓故。而行擊博浪沙中者。然子房創謀雖無成。猶藉真人起豐沛。附風雲。稍及依漢以亡秦也。嗟乎。先生獨不偶。故其言曰。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又曰。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云沒。千載有餘情。又曰。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屈雄志於威勢。竟尺土之無及。然則先生豈盼盼然歌詠泉石。沈冥翹藥者而已哉。吾悲其心懸萬里之外。九霄之上。獨憤翮之繫。而蹄之蹶。故不得已。

以詩酒自溺。躑躅徘徊。待盡邱壑焉耳。

劉朝箴曰。靖節非儒非俗。非狂非狷。非風流。非抗執。平淡自得。無事脩飾。皆有天然自得之趣。而飢寒困窮。不以累心。但足其酒。百慮皆空矣。及感遇而爲文詞。則率意任真。略無斧鑿痕。煙火氣。千載之下。誦其文。想其人。便愛慕向往。不能已已。

潛玉曰。靖節先生。孤士也。篇中曰孤松。曰孤雲。皆自況語。人但知義熙以後。先生恥事二姓。孤隱於醉石五柳間。而不知義熙以前。雖與鎮軍督郵同塵錯處。而先生之孤自若。故其詩云。自我抱茲獨。俯仰四十年。又云。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慨不生炎帝帝魁之世。而賦感士不遇云。擁孤襟以卒歲。謝良價於朝市。蓋合晉宋而發慨也。豈其參軍事。令彭澤。卽云良價哉。顏延年曰。物尙孤生。先生真孤生也。

以上毛晉綠君亭本陶集總評所增。

葉少蘊夢得石林詩話曰。詩品論淵明。以爲出於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用事。多違法度。璩作此詩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爲意。顧區區在位者。何足概其心哉。且此老何曾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與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爲。何期此老之淺。蓋嶸之陋也。

蘭莊詩話曰。鍾嶸品陶潛詩。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可謂知言矣。而真之中品。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籍輩。顧右於潛耶。論者稱嶸洞悉元理。曲臻雅致。標揚極界。以示法程。自唐而上莫及也。吾獨惑於處潛焉。

林君復通曰。陶淵明無功德及人。而名節與功臣義士等。何耶。蓋顏子以退爲進。寧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

東坡詩話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樸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吾之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僥倖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其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范元實潛溪詩眼曰。東坡和貧士詩。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祿產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辟世士。死灰或餘烟。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嗟獨賢。此言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不能挽之使留。四皓自信其進。雖產祿之聘。亦爲之出。蓋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故

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燼也。後之君子。既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名其出處。故曰朱墨手自研。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末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徑歸。合於夷齊之去。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子也。東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爲高耳。

朱子文集曰。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

都元敬穆南濠詩話曰。陳後山曰。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此言非也。如歸園田居云。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東坡謂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如飲酒其一云。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謂類西漢文字。其五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王荊公謂詩人以來。無此四句。又如桃花源記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唐子西謂造語簡妙。復曰。晉人工造語。而淵明其尤也。後山非無識者。其論陶詩。特見之偶偏。故異於蘇黃諸公耳。

姜白石詩說曰。淵明天資既高。趣詣又遠。故其詩散而莊。澹而腴。斷不容作邯鄲步也。

蔡寬夫詩話曰。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奧者。唯韋蘇州。白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而樂天去之亦自遠甚。太和後。風格頓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然薛能鄭谷。乃皆自言師淵明。能詩云。李白終無敵。陶公固不刊。

谷詩云。愛日滿階看古集。只應陶集是吾師。

釋惠洪冷齋夜話曰。東坡嘗云。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趣。如曰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鶻鶻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則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之類。更無齟齬之態。細味之。對偶親的。而字不露也。此真得淵明之遺意耳。

都元敬南濠詩話曰。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語有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皆以爲知道之言。予謂淵明不止於知道。而其妙語亦不止是。如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蓋真有得於道者。非尋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陳善捫蝨新語曰。山谷嘗云。白樂天。柳子厚。俱效淵明作詩。而惟子厚詩爲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學近而語不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緩。各得其一。要於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

陶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語體合自然。要知陶淵明須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真。

又曰。余每論詩。以陶淵明韓杜諸公。皆爲韻勝。一日見林侔於徑山。夜話及此。林侔曰。詩有格有韻。故自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高。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花。予聽之瞿然。若有悟。

楊廷秀萬里讀淵明詩。有句云。故文了無改。乃似未見寶貌。同覺神異。舊玩出新妙。陳伯敷繹會文章歐冶曰。淵明心存忠義。身處閑逸。情真景真。意真事真。幾於十九首矣。至其工夫精密。而天然無斧鑿痕。又有出於十九首之表者。盛唐諸家風韻皆出此。

宋景濂曰。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有太羹充飴。不假鹽醢。而至味自存者也。

王彝跋臨流賦詩圖曰。陶淵明臨流則賦詩。見山則忘言。殆不可謂見山不賦詩。臨流不忘言。又不可謂見山必忘言。臨流必賦詩。蓋其胸中似與天地同流。其見山臨流。皆其偶然。賦詩忘言。亦其適然。故當時人見其然。淵明亦自言其然。然而爲淵明者。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又何以知其然哉。蓋得諸其胸中而已。

李賓之懷麓堂詩話曰。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韋應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則過於精刻。世稱陶韋。又稱韋柳。特概言之。惟謂學陶者。須自韋柳而入。乃爲正耳。

趙鈍叟維寶曰。淵明大節自足不朽。要以興會所到。悠然得句。意不在詩。亦如琴不必絃。書不甚解云爾。必以爲字字句句。皆關君父。又烏知陶詩不墜經生刻畫苦海乎。

楊用修升菴詩話曰。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士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經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不屑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宿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羣輔錄。五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陸樹聲長水日抄曰。陶淵明飲酒出園諸作。見者若疑其爲閑淡絕物。散誕自居也。而不知其雅操堅持。苦心獨復處。觀其詩曰。悽悽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又云。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其特立惕厲若此。至其會意忘言處。心境廓然。此

正獨復從道處。亦所謂憂世樂天。並行不悖。

江進之。益科雪濤詩評曰。陶淵明超然塵外。獨闢一家。蓋人非六朝之人。故詩亦非六朝之詩。

張爾公。潔生曰。淵明無之非寄。凡穫稻。飲酒。乞食。讀書。皆寄耳。詩又寄之寄也。豈必銖銖兩兩。與餘人較工拙。論喜憎哉。

顧炎武曰。知錄曰。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慚。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僞。卽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辭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爲之言者。僞也。

黃維章。文煥。陶詩析義序曰。古今尊陶。統歸平淡。以平淡概陶。陶不得見也。析之以鍊字鍊章。字字奇奧。分合隱現。險峭多端。斯陶之手眼出矣。鍾嶸品陶。徒曰隱逸之宗。以隱逸蔽陶。陶又不得見也。析之以憂時念亂。思扶晉衰。思抗晉禪。經濟熱腸。語藏本末。湧若海立。屹若劍飛。斯陶之心膽出矣。若夫理學標宗。聖賢自任。重華孔子。耿耿不忘。六籍無親。悠悠生歎。漢魏諸詩。誰及此解。斯則靖節之品位。竟當俎豆於孔廡之間。彌朽而彌高者也。開此三例。懸之萬年。佳詠本原。方免埋沒。否則摩詰章孟。羣附陶派。誰察其

霄壤者。

以上吳瞻泰陶詩彙注所增

鍾伯敬曰。陶詩閒遠。自其本色。一段淵永淹潤之氣。其妙全在不枯。

趙鈍叟曰。淵明靈運。同爲晉室勳臣之裔。靈運浮沈禪代。裴爵康樂。晚乃自悔。有韓亡秦帝之語。博浪未椎。身名並隕。以墜家聲。惜哉。獨淵明解組。肆志鴻冥。鼎革之間。不友不臣。易紀元以甲子。凜然春秋大義。雖寄懷沈湎。而德輝彌上。殆首陽之展禽。箕山之接輿也。

以上蔣薰陶詩總論所增

施彥執北牕炙輟錄曰。人見淵明自放於田園詩酒中。謂是一疎懶人耳。不知其平生學道至苦。故其詩曰。淒淒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越。去來何依依。因植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繫身已得所。千載莫相違。其苦心可知。既有會意處。便一時放下。又曰。周正夫云。人言陶淵明隱。淵明何嘗隱。正是出耳。

又曰。正夫書論杜子美陶淵明詩云。子美讀盡天下書。識盡萬物理。天地造化。古今事物。盤礴鬱積於胸中。皓乎無不載。遇事一觸。輒發之於詩。淵明隨其所見。指點成詩。見花卽道花。遇竹卽說竹。更無一豪作爲。故子嘗有詩云。子美學古胸。萬卷鬱含蓄。遇事時一應。百怪森動目。淵明清無事。空洞撫便腹。物色入

眼來指點詩句足。彼豈發其藏。此但隨所觸。二老詩中雄。同人不同曲。蓋本於正夫之論也。

淵明詩云。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時達磨未西來。淵明早會禪。此正夫云。王圻稗史曰。詩本觸物寓興。吟咏情性。但能輸寫胸中所欲言。無有不佳。而世多役於組織雕鏤。故語言雖工。而淡然無味。與人意了不相關。嘗觀淵明告子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窗高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此皆其平生真意。及讀其詩。所謂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又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直是傾倒所有。借書於手。初不自知爲語言文字。此其所以不可及。人誰無三間屋。夏月飽眠睡。凭几讀書。藉木陰。聽鳥聲。而唯淵明獨知爲至樂。則知世閒好事。人所共有。而不能自受用者。何可勝數。吾今歲關東軒。自伐林閒大竹爲小榻。一夫負之可趨。擇美木佳處。卽曲肱跋足而臥。殆未覺有暑氣。不知與淵明所享孰多少。但恨無此詩耳。此條見葉夢得石林語。凡王氏所采皆前人舊說。不一細標出處也。

又曰。情之所蓄。無不可吐出。景之所觸。無不可寫入。晉惟淵明。唐惟少陵。叙事者如畫師肖像。各隨其形之妍媸。議論者如老吏斷獄。悉得其情之本末。漢惟子長。宋惟子瞻。

又曰。陶淵明詩。如白日掩柴扉。虛室絕塵想。固可見其有道氣象。而萬物各有托。孤雲獨無依。可以見其孤忠自許。詠荊軻一篇。蓋藉之以發孤憤耳。故朱子謂此篇始露本象。其自作輓詩。劉坦之以曳杖易簪。

比之。豈溢美哉。李太白對影成三人之句。亦出淵明欲言無子和。揮盃勸孤景。蓋其志有非他人窺測者。世道衰降。不能少見於行事。讀其詩。可以得其心焉。

又曰。陶詩淡。不是無繩削。但繩削到自然處。故見其淡之妙。不見其削之迹。李詩逸。不是無雕飾。但雕飾到自然處。故見其逸之趣。不見其飾之痕。

又曰。杜有全學陶者。陶云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又云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而杜寫懷云。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又云羣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爲私實。明明自陶脫出來。但讀陶後二語。殊覺杜之爲煩。

又曰。李白亦多用陶語。陶云揮盃勸孤影。而李云獨酌勸孤影。陶云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而李云但得酒中趣。勿謂醒者傳。

馮鈍吟雜錄曰。陶公讀書。止觀大意。不求甚解。所謂甚解者。如鄭康成之禮。毛公之詩也。世人讀書。正苦大意未通耳。乃云吾師淵明。不惟自誤。更以誤人。

以上新增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後學安化陶澍撰

宋李巽巖撰靖節新傳三卷。今其書已佚。陳振孫書錄解題有吳仁傑斗南年譜。蜀人張續季長爲作辨證。今吳譜獨傳。而辨證僅見李公煥注中。先是王雪山質著紹陶錄。亦撰栗里年譜。陶南村載入輟耕錄。國朝新安吳東巖瞻泰撰陶詩彙注。以二譜並冠卷首。今按二譜各有發明。而攷覈之精。王不如吳。余於先生出處之際。嘗事搜討。偶有一孔之見。竊倣季長辨證之例。以王吳二譜並列於前。參攷宋元以來諸家所說。爲攷異如右。

王譜。元亮高風。發於晉宋去就之際。君曾祖事晉。懋著勤勞。自宋武帝芟元復馬。逆撫其末流。卽不出。武帝將收賢士以繫人心。見要亦不應。陶謝皆世臣。君世地色言俱避。而靈運爲武帝兼任。最後乃欲詭忠義。難江海。遠師送君過虎谿。而卻靈運不入蓮社。素心皆所鑒知。譜具左方。

吳譜。先生晉大司馬長沙郡侃公之曾孫。按梁昭明太子著先生傳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惟先生大節如此。故義熙初元。去彭澤。未有著廷之命。亦不拜。時晉猶未禪也。先生雖晉臣。未嘗一食宋粟。然其卒在元嘉中。故晉書有本傳。沈約宋書。李延壽南史。又皆有傳。

後世因以先生爲宋人。隋經籍志稱宋聘士陶潛集。吳氏西齋錄稱宋彭澤令陶潛集者。誤也。今取晉故官表之篇端。從先生本志云。

謝按顏延之爲先生誄。稱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隱示史筆。沈約撰宋書。收入隱逸傳。特著其恥事二姓之節。亦以表微。是在當時何嘗以先生爲宋人哉。惟顏誄直稱淵明。沈傳則云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蓋淵明其本名。後更名潛耳。說具元嘉三年下。

謝又按先生爲桓公會孫。見於命子詩。而晉宋諸史皆無異辭。自元李公煥於贈長沙公詩序。祖同大司馬。注云。謂漢高帝時陶舍。李公煥雖以大司馬爲慙侯。然仍以先生爲桓公會孫。觀命子詩注引陶茂麟家譜。可見近時。太原閻氏父子遂

據其說。歷辨先生非桓公之裔。長洲何焯讀書記。嘉定錢大昕讀陶詩跋。力闢其謬妄。然不知誤始於公煥也。錢之跋曰。靖節爲桓公會孫。載於晉宋之書。千有餘年。從無異議。近有山陽閻詠。乃據贈長沙公詩序。昭穆既遠。已爲路人二語。辨其非侃後。且謂元亮自有祖。何必藉侃以重。詠既名父子。詠爲百詩之干。說又新奇。恐後來通人惑於其說。故不可不辨。靖節自述世系。莫備於命子詩。首溯得姓之始。次述遠祖慙侯舍。丞相青。然後頌揚勳德。卽以祖考承之。此士行爲淵明曾大父之實證也。六朝最重門第。百家之譜。皆上於吏部。沈休文撰宋史。在齊永明之世。親見譜牒。故於本傳書之。梁昭明太子作靖節傳。不過承宋書舊文。而閻乃云始於昭明誤讀命子詩。其謬一也。昭明傳云。自以曾祖

晉世宰輔。恥於屈身異代。此亦出宋書之文。而閻以營昭明。則是宋書亦未寓目。曾不知休文卒時。昭明才十有三歲。即使傳有舛誤。亦當先營休文。况傳本不誤乎。其謬二也。且使士行與元亮果屬疏遠如路人也者。則命子篇中何用述其勲德。攀援貴族。鄉黨自好者不爲。元亮千秋高士。豈宜有此。謝按。如果攀援貴族。則司空此。謝安。宛陵康樂。何以不並數。其謬三也。閻所據者。惟有贈長沙公詩序。而序固言同出大司馬矣。大司馬之稱。非侃而誰。雖閻亦知其不可通也。詞通而窮。因檢史漢表。陶舍曾以右司馬從漢王。遂謂序中大司馬當作右司馬。謂舍非謂侃也。不知漢初軍營有左右司馬。品秩最卑。不過中涓舍人之比。舍位爲列侯。不稱侯而稱右司馬。在稍通官制者。且知其不可。豈得以誣靖節乎。夫擅改古書。以成曲說。最爲後儒之陋。况此大司馬又萬無可改之理。謝按。右司馬乃慤侯始官。正與初入關時燕代百官公卿表。中尉奉官。掌徵循京師。武帝太和元年。改名執金吾。秩中二千石。縱不稱侯。亦當稱中尉。世未有稱人官爵。不從其後歷之尊。而從其始進之卑者。况子孫之於祖宗乎。其謬四也。惟是長沙公與靖節屬小功之親。而云昭穆既遠。已爲路人。似有罅隙可指。謝按。延壽爲桓公總服。非小功也。禮大夫絕總。謂大夫於旁親之服。無總服。若依吳譜爲延壽之子。今以晉書考之士則與先生直無服矣。故云昭穆既遠。已爲路人。猶今律言五服之外同凡論也。行雖以功名終。而諸子不協。自相魚肉。再傳之後。視如路人。謝按。諸子魚肉。亦出庾亮之譏。未可盡信。固其宜矣。昭穆猶言兩世。兩世未遠。而情誼已疏。故有慨然寤歎。念茲厥初之句。謝按。贈長沙公詩。殆因長沙公路過斯堂之語。以爲情誼已疏。慨然寤歎。未免以辭害意。其云昭穆既遠者。隱痛家難。不忍斥言之耳。若以爲同出於舍。則自漢初

分支已閱六百餘年。人易世疏。又何足怪。其謬五也。閻又云。侃。廬江人。元亮。潯陽柴桑人。其址實不同。攷潯陽郡。卽廬江所分。南渡後移於江南。士行生於未分之前。元亮生於僑立郡之後。史各據實書之。似異而實同也。謝按。晉書地理志。永興元年。分廬江之潯陽。武昌之柴桑二縣。置潯陽郡。屬江州。閻氏以地理自闕。而云址實不同何也。顏延之作靖節誄。雖不敘先世。而其詞曰。輶此洪族。蔑彼名級。苟非宰輔之胄。焉得洪族之稱。此亦一證也。按辛楣此論。反復以籛閻氏之失。最爲明晰。近時洪稚存作陶氏族譜序。仍用閻說。正辛楣所云新奇易惑也。又按晉書陶桓公傳。有子十七人。惟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者並不顯。先生傳云。祖茂。武昌太守。江西通志。引豫章書。亦云孟嘉以二女妻陶侃。子茂之二子。一生淵明。一生敬遠。父名爵。則史未載。李公煥命子詩注。引陶茂麟家譜。以先生祖名岱。爲散騎員外。父名逸。爲委城太守。生五子。又引趙泉山云。靖節之父。史軼其名。惟見於茂麟家譜。今按茂麟家譜。僅見於宋史藝文志。其書久不傳。惟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云。後世陶氏望出丹陽。晉太尉侃之祖父同。始居焉。同生丹。謝按。丹見晉書侃母湛氏及朱伺傳。吳揚武將軍柴桑侯。遂居其地。生侃。字士衡。娶十五妻。生二十三子。二子少亡。二十一子官至太守。侃生員外散騎岱。岱生晉安城太守逸。逸生彭澤令贈光祿大夫潛。潛生族人熙之。宋度支尚書。熙之生梁邵陵內史測。測生吏部尚書昱。昱生隋散騎常侍元安。元安生陳夔州都督尚書令金陵縣公琮。琮生唐韶州始興令處寂。潯江二州刺史銳。謝按。賈治通鑑銳於天寶中爲大鴻臚。似又是一人。賀州錄事參軍文楨。處寂生唐滕王府陪戎副。

尉先期。先期生光庭。光庭生如革。及江州刺史祥。如革生進金。進金生淮南威毅第二十將茂麟。茂麟生左中衛將軍若思。若思生左驍衛將軍鑑。公煥泉山所引。當卽名世此篇也。但徑以爲茂麟家譜。則似未然。今昌邑陶氏族譜。有宋仁宗至和元年。江州從事贊皇李慶孫舊序。茂麟孫鑑立石。其文曰。夫晉謝按此晉字疑當作陶。自東晉太尉陶公迄於今日。所謂本支百世也。太尉之傳。備於晉史。又節史

而爲錄。載於建康。有識皆知。今僅六百年。有孫曰鑑。仕聖朝爲左班殿直。公暇。因出數紙示僕。僕覽焉。且見或中而斷。或尾而續。或行而闕。或字而破。雖羅蟲蠹潰蝕。然有可究其一二者。第一行則有潯陽二字。次行則闕其左。只右有同字。鄧書則云。潯出丹陽。倪祖父間始居焉。下云娶十五妻。生二十。此下無字。不知

二十者男耶。只曰太守。以上梁天監二年而已。鄧書則云。生二十三子。二十子官至太守。次行曰歷臺省官六百

一十八人。次行曰今潯陽郡西北山下。迺吳朝太子舍人丹之墓。卽侃之父也。次有九行。卽大略唐

朝以來名公紀頌祭弔之事。十行曰祖妣江夏孟氏五男。次行曰十代祖熙之。南宋仕本州別駕。除

武陵內史。次行曰大府度支尙書大中正。鄧氏書則云。潛生族。人熙之。宋度支尙書。次行曰祖妣鄧王氏。次行曰九代

祖側。鄧氏書梁朝本州別駕。邵陵內史。開國侯。廣府都督。食邑七百戶。祖妣鄧王氏。八代祖曼。梁

大同二年。州辟主簿。授望蔡縣主簿。西臺承制。授金部郎中。開遠將軍。左散騎常侍。義安太守。封重

安縣開國侯。食邑三百戶。陳宣帝卽位。賜金紫光祿大夫。度支吏部二尙書黃門侍郎。祖妣清河張

氏父崇本別駕。七代祖元安。隋朝州辟主簿。除戶部員外郎。遷左散騎常侍。祖妣樂安任氏。父爽。左散騎常侍。六代祖琮。唐武德二年。州辟主簿。補右門府步兵校尉。初以隋之失取。擢琮爲盟主。上柱國開國公。匡州刺史。詔使王宏讓改本州別駕。大中正。夔州都督。兼中書令。饒同三司。祖妣汝南周氏。五代祖處寂。唐韶州始興縣令。祖妣安城劉氏。叔祖銳。左散騎常侍。江州刺史。叔祖文禎。唐賀州錄事。四代祖先期。唐滕王府陪戎副尉。三代祖光庭。不仕。精習五經。祖如革。考進金並不仕。叔祖祥。唐進士及第。授祕書省校書郎。屯田郎中。唐僖宗乾符四年。除江州刺史。遇寇盜起。詔歸京。留別手札一道。衣段巾冠等物。留題五柳先生廟。皆有祝辭。此上卽斷簡之中所略載者。所有前之九行中云。唐乾符四年。遠孫江州刺史祥。祭拜有文。唐顏魯公。白太傅。孔侍郎。李中丞。前後賢達經過。悉留詩榜。自經兵燹。放失。不可復記。既而有嗣孫茂麟。爲江州左威毅裨將。江南紀年曰。吳王楊溥太和五年九月五日。列狀訴節度使中書令楊公徽。具述太尉墳寢。乞禁樵採。幸中書令楊公判曰。陶太尉聲光克盛。門族顯然。矧彼子孫。在明朝宜加委用。願惟墳寢。在藩室不爲保持。何以敬前賢。何以勸後世。餘云云。自茂麟而後。又幾代云云。其家藏數世詔書。綸詰約十通。有叔可大播之江南。應進士舉。沈湎於酒。淪棄而不收一紙。且古語有之。禮失求諸野。又曰。天子失官。守在四夷。太史公登龍門。探禹穴。網羅天下放佚舊聞。然後爲史記一百三十卷。嵩山有落簡之類。皆古昔國史家譜。因

事不守。故俾聖賢遑遑孜孜而探討之。勤如此云云。今直殿陶君以僕從事於史氏之後。適命譜之以永陶氏之世。謹序。今按此序。卽據茂麟所編錄出。自熙之以上世系。剝落不全。至其孫鑑。已無從稽考。故序之如此。疑以傳疑。信以傳信。春秋夏五郭公之義也。鑑旣以序勒石。則是其譜卽用乃祖剝落之本可知。而鄧氏所云祖岱散騎常侍。父逸安城太守。先生贈光祿大夫。生族人熙之。似皆非鑑譜所有。鄧氏書成於紹興四年。去鑑勒石時八十餘載。其所載生族人熙之等語。亦似有脫落非全文。豈當日更有別本。據以成書耶。

又按李公煥命子詩注。謂先生父姿城太守。生五子。鄧氏書謂先生生族人熙之。舊序十行。曰祖妣江夏孟氏。五男。次行曰十代祖熙之。先生生母夫人孟氏。從弟敬遠。母亦孟氏。皆孟嘉女。未知此孟氏是先生母。抑敬遠母也。熙之亦未知是孟氏下一代。抑二代。如係一代。卽五男之一。或先生同母兄弟。或敬遠同母兄弟。如係二代。卽五男中一男所生。或先生同母兄弟之子。或敬遠之子。敬遠同母兄弟之子。俱未可定。要不得以爲先生子也。先生子五人。儼俟份佚。修小名舒宜。雍端通。無名熙之者。茂麟係出熙之。似非先生嫡派矣。又姿城鄧作安城考。晉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皆無姿城。惟安城太守領縣七。吳孫皓寶鼎二年分置。當以安城爲是。

又按安成舊屬長沙郡。今爲江西吉安府廬陵安福各境。府志載安福有陶淵明讀書臺。或幼隨父

任讀書於此耶。

晉哀帝興甯三年乙丑。

王譜君生於潯陽柴桑。今德化縣楚城市是。謝按市當作鄉父軼名。命子詩。於皇仁考。潛焉虛止。寄跡風雲。實茲愷喜。陶氏自侃以武功擅世。後裔稍襲故風。多流亂岐。蓋折翼之祥。發之旁派。傳淡傳君父子皆以隱德著稱。侃女適孟嘉。嘉女適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造化必有可言者。

吳譜先生生於是年。

謝按李公煥陶集總論引祁寬曰。先生以義熙元年秋爲彭澤令。其冬解綬去職。時四十一歲矣。後十六年晉禪宋。又七年卒。是爲宋文帝元嘉四年。南史及梁昭明傳不載壽年。晉書隱逸傳及顏延之誄皆云年六十三。以歷推之。生於晉哀帝興甯三年乙丑歲。今攷先生年六十三。始見於沈約宋書。昭明傳因之。晉書亦因之。惟文選載顏延之誄作春秋若干。此云昭明不載壽年。顏誄年六十三。當是誤記顏誄爲蕭傳也。

又按李公煥注引張續云。先生辛丑游斜川詩。開歲倏五十。若以詩爲正。則先生生於壬子歲。自壬子至辛丑爲年五十。迄丁卯考終。是得年七十六。并記之。按開歲倏五十。當從湯東潤本作五日爲是。若以先生爲生於壬子。則集中是時向立年等句合之時事。皆不可通。近見餘姚黃璋宗義著辨

數則。力主季長以生壬子爲是。然既据飲酒詩。投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之句。謂先生爲州祭酒。時年二十九。不思詩固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是先生之止。止於四十也。若生壬子。則二十九爲州祭酒。歲當庚辰。少日自解去。中間州召主簿不就。並未仕也。何待歷十餘年。至四十始賦止。且既止矣。何又歷十餘年。至五十。復出爲參軍乎。惟生乙丑。至彭澤解綬。正四十一歲。

謝又按宋書。昭明傳。皆云先生潯陽柴桑人。而晉書不載爲失之。今攷先生故居。舊說有三處。名勝志曰。君舊宅在柴桑山。晉史家於柴桑。卽今之楚城鄉也。去宅北三里。有靖節墓。唐白居易有訪陶公舊宅詩。明一統志曰。元亮故里在新昌縣東二十五里。圖經云。元亮始家宜豐。後徙柴桑。暮年復歸故里。宜豐。今新昌也。輿圖備考曰。新昌義鈞鄉之七里山。有元亮讀書室。洗墨池。藏書塲。遺跡尙存。又江州志云。先生始居上京山。星子西七里。戊午^{當作}六月火。遷柴桑山。九江西南九十里。古栗里。今之楚城鄉也。舊碑題晉陶靖節先生故里。謝攷集中有移居詩。及還舊居詩。其首句曰。疇昔家上京。則江州志所說爲信。當是始居上京。因火而徙柴桑之南村。後又還居上京也。圖經謂始家宜豐。未知所本。

海西公太和元年丙寅二歲

太和二年丁卯三歲

太和三年戊辰四歲

太和四年己巳五歲

太和五年庚午六歲

太和六年辛未七歲

吳譜是年冬簡文卽位改元咸安。

簡文帝咸安二年壬申八歲

謝按先生祭從弟敬遠文曰相及齟齬並罹偏咎。湯東潤注齟與齬義同毀齒也。家語曰男子八歲而齟齬節年三十七母孟氏卒是偏咎爲失怙也。按顏延之陶徵士誄有家貧母老捧檄致親云云則以偏咎爲失怙良是。惟齟乃髻之俗字玉篇髻小兒髮廣韻髻小兒髮俗作齟不與齟通則先生失怙不定在八歲時。又按先生詩凡兩用偏字此云偏咎又有始室喪偏之語蓋妻之言齊喪一則偏具喪失一故曰偏咎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癸酉九歲

寧康二年甲戌十歲

寧康三年乙亥十一歲

太元元年丙子十二歲

王譜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曰慈妣早世我年二六

吳譜祭程氏妹文云慈妣早世我年二六先生生於乙丑至是十有二歲丁母夫人孟氏憂夫人晉故

征西大將軍孟嘉第四女大司馬侃外孫也事見集中孟府君傳吳瞻泰本無事見以下八字

謝按顏延之誄云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悟毛子捧檄之懷似爲州祭酒以後

母夫人尙在若十二歲卽失母無所爲田生毛子云云也延之與先生同時宜所審知及攷湯東澗

注祭妹文以慈妣爲庶母於昔在江陵重罹天罰注云晉安帝隆安五年秋七月赴江陵假還冬

母夫人孟氏卒于是積年之疑始釋然則慈妣早世者蓋程氏妹之生母而先生之庶母也又先生

詩久游戀所生蓋謂母孟夫人故有凱風負我心之句卽集中孟府君傳曰淵明先親君第四女凱

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也乃吳王二譜並以江陵之喪爲丁太公憂豈知凱風念母則是父先母亡

故命子詩於皇仁考卽云嗟予寡陋瞻望弗及若隆安五年太公始卒則是年先生已三十七歲胡

得云弗及乎說者亦知難通乃以顏誄之母老爲繼母曾不思州辟之時太公果在則當云親老子

幼烏得舍父而崇稱繼母乎此云慈妣或是程氏妹生母乃先生慈母喪服傳慈母如母斷非謂孟

夫人也。

太元二年丁丑。十三歲。

太元三年戊寅。十四歲。

太元四年己卯。十五歲。

太元五年庚辰。十六歲。

太元六年辛巳。十七歲。

太元七年壬午。十八歲。

太元八年癸未。十九歲。

太元九年甲申。二十歲。

王譜：君年二十失妾。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妻翟氏，偕老。所謂夫耕於前，妻鋤於後，當是翟湯家。湯莊矯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原注：翟湯，柴桑人。湯子莊，莊子矯，矯子法，屬。

湯見晉書隱逸傳。法，陶並見宋書隱逸傳。

謝按：此謂失妾，非也。湯東潤楚調注云：其年二十喪偶，繼取翟氏。据顏祿居無僕妾，則湯說近是。古人不當有未妻先妾之事。况年僅弱冠耶？吳斗南亦以此爲悼亡，而引杜元凱春秋傳注：偏喪曰寡，以釋偏義。其實本詩明言始室，古者男有室，指妻而言。若繼配則曰繼室，妾則曰側室。此云始室，非

元配而何。又斗南以喪偏爲三十歲事。蓋以始室弱冠爲偶句。義亦可通。

太元十年乙酉。二十一歲。

吳譜。示胤主簿鄧治中詩云。弱冠逢世阻。按晉紀及五行志。太元八年春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南康平地五尺。十年夏五月大水。秋七月旱饑。先生時年方冠。連年旱饑。故云。

謝按。是時秦兵入寇。天下分裂。所謂世阻。固不止於旱潦饑饉也。

太元十一年丙戌。二十二歲。

太元十二年丁亥。二十三歲。

太元十三年戊子。二十四歲。

太元十四年己丑。二十五歲。

太元十五年庚寅。二十六歲。

太元十六年辛卯。二十七歲。

吳譜有始春懷古田舍詩二首。集本作癸卯。字之誤也。此詩首聯曰。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則是此年方有事於田疇。故明年有投耒學仕之語。按本傳稱先生躬耕自資。亦在爲鎮軍參軍之前。以此知始踐南畝。決非癸卯歲。集本誤明矣。

謝按先生躬耕自資。史敍於辭州主簿之後。而詩云投耒去學仕。是前此已躬耕矣。癸卯懷古田舍。乃曰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豈前此所謂躬耕。不過隱於隴畝之辭。實未嘗沾體塗足耶。吳說不爲無見。然徑以懷古田舍詩。系於辛卯。謂此年方有事於田疇。則似不免於滯。躬耕本無年可紀也。

太元十七年壬辰。二十八歲。

太元十八年癸巳。二十九歲。

吳譜是歲爲江州祭酒。未幾辭歸。州復以主簿召不就。飲酒詩曰。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又云是時向立年。蓋先生以二十九歲始出仕。實癸巳歲也。本傳云。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此飲酒詩下句。所謂拂衣歸田里者也。

謝按。湯東澗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注。亦云癸巳爲州祭酒。以飲酒詩是時向立年推之。則東澗斗南之說爲然也。王景文不能定其爲何年。但云當在壬辰癸巳之間。然攷飲酒詩云。亭亭復一紀。自癸巳數至乙巳。適一紀。於年爲合。

太元十九年甲午。三十歲。

王譜。君年三十。有歸園田詩曰。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初爲州祭酒當在其前。不堪乃解歸。故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尋亦却主簿。

澍按景文之意以墮地爲塵網故繫此詩於年三十說近釋氏先生胸中無此塵網當以仕途言之劉坦之履曰一去三十年三當作踰或在十字下何燕泉孟春曰太元十八年靖節起爲州祭酒時年二十九正合飲酒詩投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之句以此推之至彭澤退歸才十三年此云三十年誤矣按吳譜亦以歸園田詩爲義熙二年彭澤歸後所作景文引本傳不堪吏職少日乃解歸二語夫少日亦不得云久在樊籠均未審也

吳譜是年先生三十矣有悼亡之戚故示龐主簿鄧治中詩云始室喪其偏禮三十曰壯有室左傳齊崔子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氏杜注偏喪曰寡先生與子儼等疏云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兄弟之義他人尙爾况共父之人哉先生蓋兩娶本傳稱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鉏於後則繼室實翟氏

澍按先生長子儼蓋前妻所生餘或翟出故疏言雖不同生若份佚同歲以顏誅居無僕妾證之當是孿生耳

太元二十一年乙未三十一歲

澍按湯東澗於先生遺舊居詩注引趙泉山曰自乙未佐鎮軍幕迄今六載又辛丑赴江陵詩閒居三十載注云是年靖節年三十七中間除癸巳爲州祭酒乙未至庚子參鎮軍事三十載家居矣是

曾以先生爲鎮軍參軍在乙未歲。景文斗南則以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作於庚子歲。然不題庚子於此詩之首。而題於規林阻風詩首。以乙巳爲建威參軍題例之。知曲阿詩非作於庚子。始爲參軍。亦不在庚子也。說具後。

太元二十一年丙申。三十二歲。

安帝隆安元年丁酉。三十三歲。

隆安二年戊戌。三十四歲。

隆安三年己亥。三十五歲。

謝按。始作鎮軍參軍。當在是年說具後。

隆安四年庚子。三十六歲。

王譜。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當是參鎮軍銜。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後。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溫顏。又云久游戀所生。父爲人度不肯適都。當是已舍單行。見還舊居詩。軍僚差彊郡吏。故云時來苟冥會。婉戀憩通衢。投策命農裝。暫與田園疎。

謝按。先生垂髫失怙。何得此時有父在柴桑。詩云久游戀所生。如果庚子始作參軍。此詩作於庚子五月。亦不得云久游說具後。

吳譜始作鎮軍參軍有經曲阿詩曲阿今丹陽縣也本傳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事按晉官制鎮軍建威皆將軍官各置屬掾非兼官也以詩題攷之先生蓋於此年作鎮軍參軍按當在己亥吳氏所攷爲差一耳至乙巳歲作建威參軍史從省文耳文選經曲阿詩李善注云宋武帝行鎮軍將軍按裕

元興元年爲建威將軍三年行鎮軍將軍與此先後歲月不合先生亦豈從裕辟者善注引用非是此年五月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云一欣侍溫顏則先生就辟至是乃挈家居京師故還舊居詩有曠昔家上京之句葛文康云先生阻風規林詩落句云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是歲春秋三十六明年夜行塗口詩云投冠旋舊廬不爲好爵榮卒踐其言自彭澤歸優游里巷者二十二年

澍按挈家京師一語誤甚先生未嘗有居京師之事上京乃山名非上都也說具後

隆安五年辛丑三十七歲

王譜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詩云開歲倏五十方三十七作五日是當是故歲五月還潯陽今歲七月適江陵有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留潯陽踰年當是予告在鄉至是往赴云閒居三十載自未參鎮軍以前得三十六年當是不堪勞役遂起歸意故云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南荆失父祭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觸事未遠書疏猶存當是妹自武昌報江陵時父在柴桑吳譜有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文選此詩遙遙至西荆李善注云時京都在東故謂荊州爲西

也。今集本作南荆者非。葉少蘊左丞云。淵明隆安庚子從都還。明年赴假還江陵。荊州刺史自隆安三年桓玄襲殺殷仲堪。卽代其任。至於纂。未別授人。淵明之行在五年。豈嘗仕於玄耶。傳云爲鎮軍參軍。按劉裕以大亨三年逐桓玄。行鎮軍將軍事。豈又嘗仕於裕耶。桓玄劉裕之際。而淵明皆或從仕。世多以爲疑。此非知淵明之深者。無論實爲玄裕否。淵明在隆安之前。天下未有大故。且不肯仕。自庚子至乙巳。正君臣易位。人道反覆之時。淵明乃肯出仕乎。蓋潯陽上流用武之地。玄與裕所由交戰出入往來者也。淵明知自足以全節。而不傷生。故迫之仕則仕。不以輕犯其鋒。棄之歸則歸。不以終屈其己。豈區區一節之士。可以窺其間哉。自去彭澤。劉裕大業以成。天下亦少定。遂不復出。後十四年。召爲著作佐郎。則淵明可以終辭矣。仁傑按。先生爲鎮軍。非從劉裕。已具去歲譜中。至仕於江陵。則又有不然者。先生以庚子歲作鎮軍參軍。乙巳歲去彭澤。不復仕。故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自庚子至乙巳。凡六年。旣云家上京。又有從都還阻風詩。則是未嘗居江陵。使先生果仕於玄。不應居京師。設居江陵。不應以爲上京。故先生答龐參軍序云。龐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凡言京都。皆指建業。則先生未嘗居江陵。明甚。其祭程氏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以先生阻風詩推之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則先生蓋有兄弟。至江陵丁外艱。而兄弟乖隔。獨與女弟居喪者。蓋先生兄弟在京師。而女弟居江陵。豈先生親闈因過其女。以疾留江陵。遂不起耶。先生以七

月還江陵。而祭妹文有蕭蕭多月之語。則居憂在是歲之冬。

謝按。王譜以赴江陵爲赴官。葉少蘊以安帝隆安三年。桓玄襲殺荊州刺史殷仲堪。卽代其任。疑赴江陵爲嘗仕玄。又以劉裕大亨三年。逐桓玄。行鎮軍將軍。疑作鎮軍參軍。爲嘗仕裕。吳譜謂裕元興元年爲建威將軍。三年行鎮軍將軍。與此前後歲月不合。先生亦豈從裕辟者。證葉之誤。并規李善文選注。以鎮軍爲劉裕之失。其說當矣。抑猶未盡。按先生歷仕之蹟。初爲州祭酒。自解歸。繼召主簿不就。旣乃爲鎮軍參軍。又爲建威參軍。終於彭澤令。賦歸去來。未嘗更爲別官。其始作鎮軍參軍詩。編於庚子之前。庚子有五月中從都還。阻風規林詩。則作參軍在庚子前可知。題曰經曲阿。曲阿。今丹陽縣。則鎮軍之爲何人。開府何地。亦可推尋而得。攷晉宋二書。晉孝武帝安帝宋武帝本紀。王恭劉牢之桓玄等傳。太元十五年。庚寅二月。以中書令王恭爲都督青兗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安帝隆安二年。戊戌七月。王恭舉兵。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辭。九月。車騎將軍劉牢之。背恭歸朝廷。使子敬宣擊敗恭。恭死。遂代恭爲都督。鎮京口。三年己亥十一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以劉裕參府軍事。四年。庚子十一月。以前將軍劉牢之爲鎮北將軍。五年。辛丑五月。孫恩寇吳國。殺內史袁山松。牢之使參軍劉裕討之。元興元年。壬寅正月。桓玄舉兵犯京師。三月。牢之降於玄。玄以爲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自縊而死。桓玄從兄

修以撫軍鎮丹徒。三年甲辰二月，劉裕舉義兵討玄。玄司徒王謐推裕行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假節鎮石頭，輔國將軍晉陵太守劉牢之子敬宣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義熙元年乙巳三月，加鎮軍將軍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十月，旋鎮丹徒。東晉各鎮雖皆握兵柄，尤以北府爲盛。其鎮在京口。先生始作鎮軍參軍。詩題曰經曲阿。鎮軍在京口，故曲阿有必經也。自太元十五年庚寅至隆安二年戊戌九月，鎮京口者爲王恭、趙泉、山陽東潤。謂先生以乙未作參軍，則仕於恭者四年。自戊戌十年至元興元年壬寅三月，鎮京口者爲劉牢之、王景文、吳斗南。謂先生以庚子作參軍，則仕於牢之者二年。要其參牢之軍，固有年可紀也。若桓玄未舉兵之前，鎮在夏口。先生如參玄軍，不得途經曲阿。若謂至江陵爲什玄，則題固云赴假還江陵。集韻：假，休沐也。應劭漢官儀：五日一假休沐。晉書：王尼傳：護軍與尼長假，豈得反以假還爲趨職？意必以事使江陵，路出潯陽，事畢，便道請假歸視其辭簡，猶曰：赴假還自江陵云爾。至劉裕則辛丑方爲牢之參軍。甲辰始行鎮軍將軍。先生以辛丑冬月居憂。甲辰服闋。次年乙巳三月，有爲建威參軍使都詩。蓋因居憂潯陽，值敬宣以建威將軍刺江州，鎮潯陽。先生舊參牢之軍，與敬宣世好，故敬宣卽辟參其軍。若裕甲辰行鎮軍時，鎮石頭。至乙巳十月，始旋鎮丹徒。先生正在彭澤，賦歸去來矣。何得有參裕軍事也？惟東晉爲鎮軍將軍者，卻愔以後，至裕始復。

見此號。李武帝太元元年春正月以領軍將軍卻愔爲司空會稽人檀元之反鎮軍參軍謝勳之討平之自愔後無以鎮軍爲號者故李

善文選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辟公參其軍事以鎮軍爲裕遂以臆謂公參其軍

選注辟公參其軍事非晉書原文也文獻通考劉裕起兵討桓玄爲鎮軍將軍淵明參其軍事即因李善之誤注而沿其誤攷晉書百官志有左右前後軍將軍

左右前後四軍爲鎮衛軍王恭劉牢之皆爲前將軍正鎮衛軍即省文曰鎮軍亦奚不可先生贈龐

參軍詩序曰龐爲衛軍參軍其時衛將軍王宏省文曰衛軍即其例矣吳斗南謂先生豈肯從裕辟

者裕之辟否無可攷若先生未參裕軍取詩與史互勘自明惟裕爲牢之參軍先生亦爲牢之參軍

謝按晉書王恭傳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桓沖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喪讓軍號以超受爲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據此則

牢之不稱鎮北而稱鎮軍蓋時忌也又別有參軍劉襲張暢之牢之傳欲據江北以拒元集衆大

傳元顯遇入宣陽門劉牢之參軍張暢之率衆擊之晉制將軍開府位從公爲持節都督者增參軍爲六人先生與裕同僚則

有之耳

又按王恭自隆安元年丁酉四月舉兵以討王國寶王緒爲名二年戊戌又舉兵爲劉牢之所敗誅

死牢之因代其任先生若是乙未即參恭軍豈容數年之間見恭包藏禍心而不拂衣告去乃因循

濡忍坐觀恭之舉兵以至於死即非從亂不亦有味知幾乎况恭死由牢之恭敗即轉仕牢之揆諸

故吏之義亦有媿於欒布之哭彭越矣是則泉山東澗以先生參軍在乙未歲者未嘗細攷先生所

參謀軍與鎮軍之爲何人也。今爲反復推尋。先生始作參軍。實在己亥。鎮軍實爲牢之。謝又按通鑑元興元年三月劉牢之遣敬宣詣桓玄降。玄入京師。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私告劉裕。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卿能從我乎。裕曰。將軍以勳卒數萬。望風降服。朝野人情已去。廣陵可得至耶。裕當反。服回京口耳。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回京口。牢之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死。按牢之此時已進號前將軍。而裕以其必敗。故仍呼爲鎮北耳。

蓋戊戌九月恭死。而牢之代其任。開府京口。卽在此時。先生還舊居詩曰。六載去還歸。曰今日始復來。明乙巳以前。去來靡定。從甲辰逆數至己亥。正六載。而始作參軍詩。編於庚子之前。亦可知爲己亥。惟己亥佐牢之軍。庚子五月假還。辛丑七月再還。至甲辰。又爲建威參軍。去而歸。歸而還。所謂六載去還歸也。己亥十一月。孫恩陷會稽。牢之率衆東討。先生飲酒詩曰。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正追賦其嘗從軍討恩。馳驅海隅事也。足爲先生參牢之軍之明證。特先生無汗馬功。故史但載劉裕從行。不及先生耳。其時牢之威名甚盛。幕府正可藉以進身。非先生所欲。庚子五月。卽乞假歸省。故曰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正追賦其乞假事也。蓋牢之末路不終。先生早已窺見其微。自辛丑假還。繼以居憂。去職久矣。不能相累。所謂見幾之哲。非歟。統計先生參軍。不及三載。注家以爲六年誤也。又按吳譜。謂先生未嘗居江陵。據祭妹文。女弟在江陵。疑親闌過女。先生因省親赴之。親以疾留江陵。遂不起。故祭妹文有蕭蕭冬月之語。於情事亦近。但玩詩中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荆。懷役不遑寐。中宵尙孤征等語。似因奉使宵征。不見有特爲省親乞假之意。與規

林詩之欣侍溫顏。喜見友于者不類。嘗通攷先生出處前後。始參鎮軍。就辟京口。故有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鎮軍在京口。故經曲阿。庚子五月。請假回里。途必由建康。故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懷所生而念友于。遂留潯陽踰年。故明年辛丑正月。有游斜川詩。疑旋入都免假。至七月。有江陵之役。自都往江陵。必由潯陽。故有赴假還江陵詩。而王事靡盬。只可使道乞假。不能久留。故其辭意。與國風小雅行役告勞相似。攷晉書是年六月。孫恩寇丹陽。進圍建康。中外戒嚴。時桓玄以荊州刺史鎮江陵。上表請入衛。會恩退。朝廷以詔書止之。恩退在六月。先生江陵之行在七月。或卽奉詔止玄之役耶。李善文選注。引江國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五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五里至塗口。今武昌府之嘉魚蒲圻二縣。皆晉沙陽縣地。嘉魚縣北尙有沙陽故城遺址。以里計之。塗口當在九江府上流八

九十里。

桓石綬傳。桓元敗。石綬走江西塗中。疑卽此塗。口也。王鳴盛謂塗中當作涂。卽今濰州。恐未是。

桓玄不臣久著。先生若是使彼。固宜其詞之

有憾矣。然亦未有以見爲必然。姑識所疑如此。近日陽湖惲子居敬。據本傳。州召主簿不就。謂此詩卽是以疾乞假。至假滿則赴之。而終以疾辭。時桓玄方兼領荆江二州刺史。駐南郡。先生以辭主簿至江陵云云。不知先生此時方參鎮軍。及服闋。復參建威軍。皆在辭主簿之後。有本傳及詩題歲月可攷。若此時方辭主簿。則爲參軍。又在何年邪。且旣辭主簿。稱疾不就。則正宜家居不起。乃反千里詣府。天下有如是之稱疾辭官者邪。至吳譜力辨先生未嘗參佐桓玄。惲氏反謂其誣先生佐桓玄。

而著論以非之。則是未見吳氏原書。近於道聽塗說矣。

元興元年壬寅。三十八歲。

吳譜。桓玄舉兵犯京師。政自己出。改元大亨。是年先生居爰。

元興二年癸卯。三十九歲。

王譜。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詩。當是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湓城故有懷古田舍。又云良苗亦懷新。十二月有與從弟敬遠詩云。寢跡衡門下。在都亦當是處野。

澍按。先生未嘗有挈眷居京師事。其庚子從都還。阻風規林詩曰。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是眷屬皆在舊居明證。規林地今無攷。詩曰。凱風負我心。戢櫜守窮湖。高莽渺無界。夏木獨森疎。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歎將焉如。則去舊居不過百里。窮湖無界。疑卽彭蠡宮亭南嶺。疑卽采菊東籬悠然所見之南山矣。若眷屬已在京師。何歸而有侍溫顏見友于之喜。若謂至京師者妻子留舊居者母與兄弟。則舍老親而以妻子自隨。尤非情事。且先生爲參軍未久。庚子五月從都還。辛丑正月有斜川之游。七月赴假還江陵。卽以是冬居爰。壬寅癸卯。皆在憂中。王譜旣以從都還爲還潯陽。游斜川爲留潯陽踰年。則固知舊居之在潯陽矣。又以癸卯懷古田舍之作。爲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湓城。夫在官則遲迴於故里。居憂反留戀於京

師授之人情殊爲不近。况平疇良苗卽事多欣。乃田家實景卽寢跡衡門。邈與世絕。亦豈在京師語邪。於是求其說而不得。則謂在都亦當是處野。總緣誤以還舊居詩之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上京爲上都。謂先生六載居京師。不知上京非上都也。

又按懷古田舍。古人文簡語倒。當是于田舍中懷古也。觀詩中稱顏子丈人先師。可見王氏似以舊居爲古。則於文爲不辭。

吳譜先生服闋閒居。有飲酒詩二十首。內一篇上云。是時向立年。下云。亭亭復一紀。又別篇云。行行向不惑。是年三十九矣。十二月。桓玄篡晉。改元永始。是月。先生與從弟敬遠詩云。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又飲酒詩稱夷叔在西山。且當從黃綺。皆有激而云。

澍按。是年癸卯二月辛丑。建威將軍劉裕破徐道覆于東陽。乙卯。桓玄自稱大將軍。八月。又自號相國。楚王十一月壬午。遷帝于永安宮。十二月壬辰篡位。以帝爲平固王。辛亥。帝蒙塵于潯陽。

澍按。行行句。斗南謂飲酒詩作於是歲。較王說爲是。蓋飲酒詩作於秋月。明年。先生爲建威參軍。非閒居矣。况明年桓玄出奔。乘輿已反正。亦不應復有夷叔西山等語也。又詩中悠然見南山。攷南山卽指廬阜。證以拂衣歸田里句。及與父老問答語。決非在都可知。益見景文之誤。

元興三年甲辰四十歲

王譜君年四十有連雨獨飲詩云。僊俛四十年。有飲酒詩云。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當是在壬辰癸巳。爲州祭酒之時。所謂投耒去學仕。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至是得十二年。

吳譜先生四十歲。有榮木及連雨獨飲詩。是歲桓玄伏誅。晉帝反正於江陵。未幾桓振反。

謝按甲辰是年二月。帝在潯陽。乙卯。建武將軍劉裕帥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義兵。斬桓修于京口。桓宏於廣陵。丁巳。義師濟江。三月。桓玄潰而逃。庚申。劉裕置留臺。具百官。壬戌。桓玄司徒王謐推劉裕行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假節。裕以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辛未。桓玄逼帝西上。四月己丑。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總萬機。庚寅。帝至江陵。何無忌等大破賊將。桓玄復逼帝東下。五月癸酉。劉毅破玄於嶢嶸。己卯。帝復幸江陵。辛巳。帝居於南郡。壬午。督護馮遷斬玄于貊盤洲。乘輿反正于江陵。閏月。桓振陷江陵。劉毅何無忌退守潯陽。帝復蒙塵于江陵。

義熙元年乙巳。四十一歲。

王譜君年四十一。有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谿詩。當是故歲自郢還里。卽吉庚子。始事鎮軍。繼事建威。中經罹憂。至是得六年。復銜命至都。其家尙未歸柴桑。還舊居詩曰。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往來時

經鄉里。不常留稍成疏。故云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至是始定居。斷他適。十一月有歸去來辭。九月家留柴桑。身往彭澤。至是免歸。當是不堪軍役。故求縣。不堪縣役。故歸家。所謂風波未定。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足以爲酒。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平生之志始決。見序及辭甚詳。失妹。所謂情在駿奔。自免去職。是歲。劉將軍錄尚書。謝按劉將軍未知所指何人。若劉裕則是。事至四年正月甲辰。始以車騎將軍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也。

謝按。義熙元年乙巳。常在江陵。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破襄陽。己丑。劉毅次于馬頭。桓振以帝屯於江津。宗之次紀南。爲賊所敗。振武將軍劉道規擊桓謙破之。乘輿反正。帝與瑯琊王幸道規舟。戊戌。下詔獎鎮軍將軍裕。大赦。改元義熙。又案李公煥還舊居詩注。引南康志云。近城五里。地名上京。有淵明故居。又名勝志。南康城西七里。爲玉京山。亦名上京。有淵明舊居。其詩曰。疇昔家上京。卽此當湖之濱。一峯最秀。東西雲山。煙水數百里。浩淼縈帶。皆列几席前。又朱子語錄。廬山有淵明古跡曰上原。淵明集作京。今土人作荆。江中有一盤石。石上有痕。云淵明醉臥其上。名淵明醉石。又朱子在南康與崔嘉彥書云。前日出山。在上京坡遇雨。巾履沾濕。又吳師道禮部詩話。上京在栗里原。去郡一舍。據諸說。則上京之爲山。山有先生舊居。鑿然無疑。惟答龐參軍詩。作使上京。是京師耳。王景文吳斗南均誤舊居之上京爲京師。故有挈妻子入都。父留柴桑諸臆說。辨見前。

又按歸去來辭序曰。家叔以余貧苦。家叔當卽孟府君傳所謂叔父太常變也。太平御覽引俗說曰。陶變爲王孝伯參軍。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參軍督護在坐。陶于坐作詩。隨得三五句。後坐參軍督護隨寫取。詩成。陶猶更思補綴。後坐寫其詩者先呈。陶詩經日方呈。大怪收陶。參軍乃復寫人詩。陶愧愕。不知所以。王後知陶非濫。遂彈去寫詩者。又魏書司馬氏傳曰。德宗復立於江陵。改年義熙。尙書陶變。迎德宗達於板橋。大風暴起。龍舟沈沒。死者十餘人。當亦卽此陶變。惟太常與尙書。應是前後所歷官不同耳。

吳譜。三月。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天子乃還京師。是年。懷肅以建威將軍爲江州刺史。先生實參建威軍事。從討逆黨於江陵。有使都經錢谿詩。蓋自江陵以使事如建業。尋歸潯陽。有還舊居詩。八月。起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解印綬去。有歸去來辭並序。顏延之爲先生誄云。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幼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按先生十二歲失所恃。今延之言其母老。蓋繼母也。韓子蒼舍人云。以淵明傳及詩攷之。自庚子歲始作建威參軍。爲彭澤。遂棄官歸。凡爲吏者六歲。故云六載去還歸。然淵明乙巳歲尙爲參軍。十一月去彭澤。而云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何也。仁傑以歸去來序攷之。不言由參軍爲彭澤。蓋自使都之後。去官還潯陽。其云六載去還。蓋在京師居者六年。已而歸潯陽舊居。故有還舊居詩。既歸而耕植不給。于是有弦歌之意。所謂脫然有懷。求

之靡途是也。東坡先生言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古今賢之貴其真也。先生自庚子歲作鎮軍參軍。至辛丑秋居憂。癸卯外除。值桓氏亂。閒居彌年。此年春方在建威府。未幾復辭去。雖六載居京。其實爲吏之日少。子蒼疑其遽有不給之歎。顧第弗深攷。又以鎮軍爲建威。亦誤也。先生之去彭澤也。不知者以爲不能爲五斗米折腰鄉里小兒。其知者以爲爲女弟之喪也。乃若先生之意。則有在矣。方是時。劉寄奴自以復晉鼎於桓氏竊據之餘。規模所建漸廣。決非臣事晉者。故先生見幾而作耳。其誨顏延之曰。獨正者危。至方則礙。然則先生之不欲爲苟去。豈非得明哲保身之道也哉。此條吳瞻泰本誤連上年甲辰未幾。桓桓反下。今從汲古閣本。系於是耳。

澍按。吳瞻泰曰。年譜是年劉懷肅爲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辟公參軍。攷宋書懷肅傳。其年爲輔國將軍。無建威之說。惟晉書劉牢之傳云。劉敬宣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宋書劉敬宣傳所載亦同。實安帝元興三年甲辰。則公爲敬宣建威參軍。未可知也。年譜失考。今按斗南謂是年劉懷肅以建威將軍爲江州刺史。先生實參懷肅軍事。從討逆黨於江陵。蓋據晉書。義熙元年乙巳三月。桓振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奔于襄陽。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而先生詩題云。乙巳三月。爲建威將軍使都。故遂以此事當之。東巖謂懷肅爲輔國將軍。無建威之說。誤也。惟懷肅雖亦號建威將軍。而時爲淮南歷陽二郡太守。非江州刺史。江州刺史。則敬宣以建威

將軍爲之鎮潯陽。已先在甲辰三月。先生爲江州柴桑人。得佐本州戎幕。且素參牢之軍事。敬宜爲牢之子。與先生世好。其時辟先生有由也。斗南謂先生從討江陵。亦與題云使都相戾。使都何能從討乎。東巖又以乙巳年事繫於甲辰。亦誤。今從汲古閣本改列於此。

漸又按。是年乙巳正月。帝在江陵。改元義熙。二月。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三月。桓振復襲江陵。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斬之。帝至自江陵。乙未。百官詣闕請罪。劉裕及何無忌等抗表遜位。不許。庚子。以瑯琊王德文爲大司馬。武陵王遵爲太保。加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戊辰。餞於東堂。五月。桓玄故將桓亮符宏刁預寇湘州。守將擊走之。

漸按。通鑑。元興三年甲辰三月。劉裕等復京師。桓玄挾帝西上。劉敬宜來歸。以爲晉陵太守。四月。玄兄子歆引氏帥入寇。敬宜與諸葛長民等共破之。劉裕以長民都督淮北諸軍。鎮山陽。以敬宜爲江州刺史。五月。劉毅等遇玄于嶢嶺洲。大敗之。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潯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懷肅。懷敬之弟也。玄挾帝單舸走江陵。玄旋爲益州都護。馮遷所殺。傳首大桁。閏月。桓振復陷江陵。何無忌等進擊。大敗。退還潯陽。與劉毅等上牋請罪。又曰。劉敬宜在潯陽。聚糧繕船。無忌等雖敗。賴以復振。玄兄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宜擊破之。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復自潯陽西上。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義熙元年正月。諸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桓謙

留馮該守江陵。毅等擊破之。入江陵。振逃於沮川。劉懷肅追斬馮該於石頭。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迎帝于江陵。甲午。帝至建康。是月。桓振襲江陵。建威將軍劉懷肅引兵與振戰于沙橋。劉敬宣遣將助之。臨陣斬振。復取江陵。又曰。初。劉毅嘗爲敬宣寧朔將軍。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謂不然。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爲江州。辭以無功。不宜先毅等。裕不許。毅使人言於裕曰。敬宣不豫建義。聞已授郡。實爲過優。尋復爲江州。尤用駭惋。敬宣不自安。自表解官。乃召爲宣城內史。四月。劉裕旋鎮京口。謝安。桓亮符宏寇湘州。安帝本紀但言守將擊走之。未言何人。按劉敬宣傳。破桓歆于芍陂。遷建威將軍。鎮潯陽。又破桓亮符宏於湘中。安帝反正。徵拜冠軍將軍。宣城內史。領襄城太守。譙縱反。以敬宣督軍與臧喜西伐。入自白帝。所向皆克。云云。則是湘中守將乃敬宣也。敬宣自義熙元年五月破桓亮等。三年八月。以冠軍將軍持節監征蜀諸事也。

陶靖節集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下

義熙二年丙午四十二歲

吳譜有歸園田居詩五首其詩蓋自彭澤歸明年所作也。首篇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按太元癸卯。按卯當卯作巳先生爲州祭酒。至乙巳去彭澤而歸。纔歲星一周。不應云三十年。當作一去十三年。此詩今本有六首。韓子蒼云。陳述古本止五首。俗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爲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東坡亦因其誤和之。按江淹擬先生田居詩見文選。

澹按韓云。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爲末篇云。斗南割取不甚明晰。但亦不知子蒼所見何本。行役詩已逸尙存也。

義熙三年丁未四十三歲

王譜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此。所謂服制再周。

吳譜晉史本傳云。義熙三年解印去縣。賦歸去來辭。按先生自序去縣以乙巳歲。實元年。此史誤也。五月有祭程氏妹文。

義熙四年戊申四十四歲

王譜。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云奄出四十年。

謝按。李公煥陶集注云。先生舊居居于柴桑縣之柴桑里。至是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於南里之南村。按徙居年歲。李氏不知何據。

吳譜。六月有遇火詩。

義熙五年己酉。四十五歲。

王譜。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吳譜。有九日詩。

謝按。是歲宋公滅燕。九月加太尉。韓範曰。裕起布衣。滅桓復晉。今伐燕。所向皆克。此殆天授。非人力也。遂降于裕。張邵稱裕曰。主公命世人傑。知此時宋公不臣之節已形。先生詩中哀蟬叢雁及念之心焦等句。蓋亦有爲而言與。

義熙六年庚戌。四十六歲。

王譜。君年四十六。有西田穫早稻詩。

吳譜。九月。有西田穫早稻詩。

謝按。是歲海寇自始興東下。進泊淮口。江州豫章兩郡。爲盧循等出入抄掠之地。使先生尙爲彭澤

令豈止折腰之煩哉。故詩曰：田家豈不苦，庶無異患干。又曰：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蓋是歲宋武受黃鉞，詩中所云皆非無故之呻吟也。

又按蓮社高賢傳：同隱劉遺民卒於是歲，則集中酬劉柴桑兩詩當作於是歲前。又祭從弟敬遠文曰：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疑卽是歲穫稻時也。

義熙七年辛亥四十七歲

王譜：君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云：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晨採上藥，夕閑素琴。當時同志見文甚詳。吳譜有與殷晉安別詩，其序云：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按宋武帝紀：此年改授太尉，又接殷景仁傳，爲宋武帝太尉行參軍，則所謂殷晉安卽景仁也。先生方避世，而景仁乃就辟，故其詩云：請獻自殊勢，亦知當乖分。又云：興言在茲春，則此詩在春月作。八月有祭從弟敬遠文。

澍按：裕辟景仁事在三月，詩題下原注云：景仁名鐵，攷劉湛傳：湛黨劉敬文，父成詣殷景仁求郡，敬文謝湛曰：老父悖髦，遂就殷鐵干祿。又南史范泰傳：泰卒，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未重，不可。王宏撫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爲報。劉知幾史通模擬篇曰：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裴子野宋略上書桓玄，則下云敬道，後敍殷鐵，則先著景仁，此必殷本名鐵，後或以字

行耳。

義熙八年壬子，四十八歲。

吳譜有雜詩十一

按當作

首。有句云：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又有示周掾祖謝詩：周掾名續之，隱廬

山。與先生及劉道民號潯陽三隱者。江州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校讐。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故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謂之也。事見蕭德施所著大生傳。按南史：檀韶從征廣固，及討盧循有功，後拜江州刺史。征廣固在義熙五年，討盧循在六年，則韶爲江州當在此年以後。

謝按：是歲先生年四十八，詩言五十，吳譜繫於是年，誤也。檀韶爲江州在義熙十二年秋，說具後。又與子儼疏：李公煥引趙泉山說答龐軍詩在四十八歲，不知何據。

義熙九年癸丑，四十九歲。

吳譜有與子儼等疏云：告儼俟份佚修。吾年過五十云云。南史本傳載此文，末云：又爲命子詩以貽之。今按命子詩是初得子儼時作，與疏不合。惟責子詩有五男兒，然儼時方年十六，俟年十四份佚，皆年十三、修八歲耳。先生悼亡在壯歲，而前夫人有所出，則責子詩當是四十後所作，亦非與子儼等疏時也。東坡云：淵明臨終疏告儼等，今按疏稱年過五十，而先生享年六十有三，則此文又非屬續時語。疏

云。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自恐大分將有限。則是因多病早衰之故。預作治命耳。此後十三年。先生方物故。自祭文及擬挽歌辭。乃絕筆也。

謝按。先生是年四十九。斗南以與子儼疏繫於是年。誤。又斗南謂前夫人有所出。儼爲長子。必前夫人出也。先生悼亡在壯歲。計得儼必在三十以前。命子詩曰。於皇仁考。必太公已前沒。故稱仁考。江陵罹罰。在辛丑歲。先生年已三十七。王吳二譜謂丁外艱。則得儼時。太公尙在。詎有預稱爲考者耶。

義熙十年甲寅。五十歲。

王譜。君年五十。有雜詩云。奈何五十年。棄官來歸。至是得十年。故云往再經十載。暫爲人所羈。

謝按。先生雜詩有奈何五十年句。李公煥注云。此詩靖節年五十作也。時義熙十年甲寅。初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繙素百二十有三人於山西巖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以春秋二節。朝宗靈像。及是秋七月二十八日。命劉遺民撰同誓文。以申嚴斯事。其間譽望尤著。爲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八賢。劉遺民。張詮。雷次宗。宗炳。周續之。張野等預焉。時祕書丞謝靈運才學爲江左冠。而負才傲物。少所推挹。一見遠公。遽改容致敬。因於神殿後鑿二池。植白蓮。以規求入社。遠公察其心難拒之。靈運晚節疎放不檢。果不克令終。中書侍郎范甯直節立朝。爲權貴潛忌。出守豫章。遠公移書邀入社。寧辭不至。蓋未能頓委世緣也。靖節與遠公雅素爲方外交。而不願齒社列。遠公遂作詩博酒。鄭

重招致。竟不可屈。按梁僧慧皎高僧傳。遠公持律精苦。雖設酒米汁及蜜水之微。且誓死不犯。乃欽靖節風概。顧我能致之者。力爲之不暇。卽靖節反麾而謝之。或與樵蘇田父班荆道舊。於何庸流能窺其趣哉。靖節每來社中。一日謁遠公。甫及事。外聞鐘聲。不覺饜容。遽命還駕。法眼禪師晚參示衆云。今夜撞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卻回去。此靖節洞明心要。惟法眼特爲揄揚。張商英有詩云。虎溪回首去。陶令趣何深。謝無逸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下視區中賢。略不可人意。遠公居山餘三十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賓遊履。常以虎溪爲界。他日傾靖節。簡寂禪觀主陸修靜語道。不覺過虎溪數百步。虎輒驟鳴。因相與大笑而別。石恪遂作三笑圖。東坡贊之。李伯時蓮社圖。李元宗紀之。足標一時之風致云。謝按。先生與遠公往還。無歲月可攷。而劉程之誓願文。則作於是年七月。遠公亦旋以十二年八月示寂。姑依李注。附次於此。

義熙十一年乙卯。五十一歲。

王譜。君年五十一。有與子儼等疏。云年過五十。又云。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號羲皇上人。見疏甚詳。

謝按。吳譜以疏作於癸丑。固非。王譜繫於是年。恐亦未然。李公煥於與子儼等疏。引趙泉山曰。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游走。五十當作三十。乃追叙少壯之時。蓋靖節從此十年間。自薄

陽至建康返。又赴江陵再返。故云東西遊走。及四十一歲。序其倦游于歸去來曰。心憚遠遊。四十八歲。答龐參軍詩云。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若年過五十。時投閑十年矣。尙何遊宦之有。澍謂與子儼疏。當在宋受禪後。必非作於甫過五十之時。疏末曰。濟北范稚春。晉時操行人也。若五十一歲尙在義熙年間。宜云今之操行人。不當謂晉時也。年過五十。以事蹟攷之。趙氏追敘之說亦長。

義熙十二年丙辰。五十二歲。

王譜。君年五十二。有下溪田舍穫詩。云。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類。當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間。吳譜。八月。有於下溪田舍穫詩。又有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云。僊俛六九年。其年先生五十四。時顏延之爲江州刺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先生情款。以周續之傳攷之。柳以是年到官云。

澍按。六九年一本作五十年。若以爲五十四。則當繫於後年戊午。是年先生方五十二。自壬子至丙辰。吳譜每早二年。誤也。劉柳爲江州刺史。晉書柳本傳不紀年月。攷宋書孟懷玉傳。懷玉義熙十一年卒於江州之任。晉書安帝紀。義熙十二年六月。新除尙書令劉柳卒。南史劉湛傳。父柳卒于江州。是柳爲江州。實踵懷玉之後。以義熙十一年到官。十二年除尙書令。未去江州而卒。延之來潯陽。與先生情款。當在此兩年也。又按南史周續之傳曰。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柳卒在六月。宋武北伐事在八月。其薦續之當在前。南史

周傳誤叙於北討後也。北討時，檀詔爲江州刺史。通鑑安帝紀：十二年八月丁巳，劉裕伐秦，發建康，青州刺史檀祗自廣陵率衆至涂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恐祗爲變，議欲遣軍。時檀詔爲江州刺史，張邵曰：「今詔據中流，道濟爲軍首。」云云。則柳卒之後，繼爲江州者詔。本傳稱詔延續之及祖謝等城北校書，當在是兩年間。先生示周掾祖謝詩，亦當作於其時。至後年戊午，則王宏爲江州矣。

義熙十三年丁巳，五十三歲。

吳譜有贈羊長史詩，長史名松齡。晉史本傳謂與先生周旋者是歲。劉裕平關中，松齡以左軍長史銜使秦川，故有句云：「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與飲酒詩且當從黃綺同意。當桓劉之世，先生不出世，如避秦也。

謝按：錢大昕養新錄曰：史稱朱齡石以右將軍領雍州，而先生詩序云左軍。小異。攷宋書朱傳：義熙十二年，已遷左將軍。左右將軍品秩雖同，而左常居右上。朱鎮雍州，必仍本號，不應轉改爲右。則此云左軍者爲可信。按冊府元龜亦引朱以左將軍鎮雍州，作右，必傳寫之訛。又按：湯東潤以飲酒詩作於是歲，恐未是，說具飲酒詩注。

義熙十四年戊午，五十四歲。

王譜：君年五十四。楚調云：「僊僊六九年，召爲著作佐郎，不應是歲。」宋公爲相國。

吳譜。詔除著作郎。稱疾不就。見南史本傳。

澍按。宋書。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亦不必定其十四年。顏誅蕭傳皆作著作郎。

又按。何孟春於歲暮和張常侍詩注。引劉坦之曰。晉史。義熙十四年十二月。宋公劉裕幽安帝於東堂。而立恭帝。靖節和歲暮詩。蓋亦適當其時。而寄此意焉。按張常侍。疑卽本傳所稱鄉親張野也。蓮社高賢傳。野字萊民。南陽人。居潯陽柴桑。與淵明有婚姻契。州舉秀才。南中郎府功曹。州治中。徵拜散騎常侍。俱不就。據此。則以其嘗徵散騎常侍。故稱張常侍也。野入廬山。依遠公。有遠法師塔銘序。文見廬山記。及劉孝標世說注。又隋書經籍志。有張野集十卷。藝文類聚引張野廬山記。今並不傳。蓮社傳。野卒於義熙十四年。詩意亦似哀輓之詩。蓋旣傷國步之將更。復感窮交之永逝也。但野旣死。不當云和。攷蓮社傳。又有張詮。野之族子。亦徵散騎常侍。不就。入廬山。事遠公。宋景平元年卒。或此常侍詮也。豈詮有輓野之詩。而先生和之耶。

恭帝元熙元年己未。五十五歲。

王譜。君年五十五。王休元爲江州。自遣不得見。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齋酒於半道栗里要之。卽引酌野亭。休元出與相聞。極歡終日。嘗九日把菊無酒。休元餉之。有九日閒居詩。所謂秋菊滿園。時醪靡至。當是未獲所遣。休元在江州幾六載。未審的在何年。自乙巳至丁卯訖死。未嘗他適。獨暫爲休元入州。

吳譜是歲王宏爲江州刺史。本傳云：宏欲識淵明而不能致，令人候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先齎酒具於半道栗里間。淵明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既至，便忻然共飲。宏乃出與相聞，要之還州。

謝按：休元，王宏字。宋書：義熙十四年，王宏遷撫軍將軍江州刺史。斗南云：是歲誤也。宏領江州最久，至宋文帝元嘉三年，始以司徒中書徵入朝，代其任者爲檀道濟。前此謀廢營陽，暫詣建康，雖加勳爵，仍領江州。在潯陽幾九年。景文云：六載亦誤。暫爲休元入州者，據本傳宏要先生還州也。然集中又有王撫軍座送客詩：撫軍卽休元，事在宋武帝永初二年，則入州亦不止一事。

又按：先生有答龐參軍四言及五言詩，又有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逵。吳正傳詩話曰：本傳江州刺史王宏欲識酒，不能致，潛遊廬山，宏令其故人龐通之齎酒具半道栗里要之。此答龐參軍四言及後五言，皆敍鄰曲契好，明是此人。又有怨詩示龐主簿者，豈卽參軍邪？半道栗里亦可證移家之事。按吳說以龐逵卽龐通之是也。晉書云：周旋人龐逵等或有酒要之。又云：王宏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要之，明是一人。古人之文，上下名字互稱者甚多，如裴子野宋略上書桓玄，下稱敬道，劉知幾史通所謂姓名兼字，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是也。宋書裴松之傳，元嘉三年分遣大使巡行天下，司徒主簿龐逵使南兗州，卽此龐主簿逵矣。至疑使江陵之龐參軍，卽主簿逵，則似未然。參軍主簿皆公

府所辟屬掾。不相兼官。先生答參軍詩。并非素識。因結鄰始通殷勤。冬春僅再交。爲時尚淺。故曰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而於主簿導。則爲怨詩。楚關示之。歷敘生平。備訴艱苦。至以鍾期相望。視參軍交情。有淺深之別矣。此可卽兩詩對勘而得也。時衛軍將軍王宏鎮潯陽。宋文帝方爲宜都王。以荊州刺史鎮江陵。參軍奉宏命使江陵。又奉宜都之命使都。故曰大藩有命。作使上京。非宜都不得稱大藩也。四言五言。疑皆營陽王景平元年所作。五言是參軍奉使之時。先賦詩爲別。先生作此以答。四言則參軍自江陵回使建康。先生又作詩以贈也。蓋王宏兄弟王曇首王華。皆爲宜都參佐。後皆以定策功貴顯。營陽之廢。王宏亦至建康與謀。時衆欲立豫州。而徐羨之以宜都有符璫。宜承大統。此必王宏兄弟先使參軍往來京都。與徐傅等深布誠款。故江陵符璫得聞於中朝。特其事秘。外人莫知。故史不載耳。其後文帝討徐傅。謝三人之罪。而宏獨蒙顯寵。良有故矣。觀四言末章云。勗哉征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此必先生陰察參軍使都。當有異圖。故以慎終保躬勗之。且序稱龐爲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郡。詩言大藩有命。作使上京。其私交之跡。詞國之情。具見。蓋詩而史矣。此詩當作於營陽王景平元年。景平元年。即文帝元嘉元年。宏進號車騎大將軍。衛軍別授謝晦。附識於此。以俟好古君子審焉。又按世說注引續晉陽秋曰。陶元亮九日無酒。宅邊東籬下菊叢中。摘盈把。坐其側。未幾。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宏送酒也。卽使就酌。醉而後歸。史傳但記送酒。無白衣人事。附錄於此。

元熙二年庚申。五十六歲。○是年宋武帝踐阼改元永初。

王譜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召至都爲顏延之連挫義熙間檀韶爲江州邀續之在城北講禮譬書有示周掾祖謝詩云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又云但願還洛中從我潁水濱江城尙不欲周往何況京師劉遺民亦同隱有和劉柴桑詩云挈杖還西廬又云春醪解飢飢其還以春有酬劉柴桑云嘉穗眷南疇又云慨然知已秋其還至是及秋初自西廬移南村有移居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遷居殆爲遺民之徒尋還西廬度相距亦不遠與遺民更相酬酢不改賞文析義之時未審的在何年或恐劉柴桑似縣令劉或嘗爲此縣存此呼或有命不爲猶續之嘗命爲撫軍參軍不就因呼周掾皆不可知但非時爲宰者語皆冷交非熱官丁柴桑詩云秉直司聽于惠百里此乃當官無疑詩鍾情于劉厚過于周遺民自隱之餘無聞續之在隱之中微婉君與周劉號薄陽三隱校情義稍有深淺是歲宋武帝踐阼

謝按蓮社高賢傳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莊老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才不預時俗初解褐爲府參軍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之廬山傾心自託遠公曰官祿巍巍欲何不爲答曰君臣相疑吾何爲之劉裕以其不屈乃旌其號曰遺民及周續之等同來廬山遠公曰諸君之來豈思淨土之游乎程之乃錢石爲誓文文見廬山記義熙六年卒年五十

九。豫章書作澄之。又攷世說注引何法盛晉中興書。劉麟之一字遺民。驤之。卽桃花源記中南陽劉子驥。晉書有傳。是遺民之號。不獨程之。二劉孰曾爲柴桑令。無攷。未審先生所酬。是程之。抑子驥也。隋書經籍志有柴桑令劉遺民集五卷。錄一卷。老子元譜一卷。

吳譜。夏六月。晉禪于宋。宋高祖改元永初。讀史述九章自注曰。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首章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二章述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當是革命時作。近世有校集本者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詩。謂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攷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皆晉安帝時作。中有乙巳歲三月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爲彭澤令。解印綬去。後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淵明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於淵明出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仁傑按沈約宋書。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嘗攷集中諸文。義熙以前。書晉氏年號者。如桃花源詩序云。晉太元中。又祭程氏妹文云。惟晉義熙三年。是也。至游斜川詩序。在宋永初二年作。則但稱辛酉歲。自祭文在元嘉四年作。則但稱歲惟丁卯。史氏之言。亦不誣矣。然其祭從弟敬遠文。在義熙中。亦止云歲在

辛亥。要之集中詩文。於晉年號或書或否。固不一概。卒無一字稱宋永初以來年號者。此史氏所以著之也。史論其所著文章。不專爲詩而發。而五臣輒更之曰。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此所以啓後世之誤也。詳味先生出處大節。當桓靈寶僭竊位號。與劉氏創業之後。未嘗一日出仕。而眷眷本朝之意。自見於詩文者多矣。東坡云。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年。吾猶識其意也。韓子蒼亦曰。余反復述酒詩。見山陽舊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歟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澍按。晉標年號。宋題甲子。著於沈約宋書。自僧思悅始爲異論。最易惑人。其實非也。說詳第三卷首。近時吳騫拜經樓詩話。謂蜡日詩作於是歲。與述酒篇同意。今攷魏晉之間。俗有賀蜡。先生詩不知所謂。未敢強解。吳說恐未必然。六月。宋降五公封爵長沙公。降封醴陵縣侯。

永初二年辛酉五十七歲

吳譜有游斜川詩并序。別本作辛丑者。非。是先生是年五十七。然詩云。開歲倏五十。或疑是辛亥歲作。是年四十九。故言開歲倏五十。猶言來歲云爾。按馮衍顯志賦云。開歲發春。則非謂來歲明矣。馬永卿云。廬山東林舊本作倏五日。與序所謂正月五日相應。宜以爲正。東坡和此篇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

川游東坡於時年六十二。自辛酉歲論之。先生五十七歲。而東坡又過其五。亦無傷也。

謝按。五十當從舊本作五日。不必改丑爲酉爲亥。是歲宋酖弑零陵王。湯東澗以述酒詩爲此而作。說詳卷三述酒詩注。

又按李公煥於王撫軍座送客詩注曰。按年譜此詩永初二年。辛酉秋作也。此年譜不知何人所撰。宋書王宏

爲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之爲西陽太守。被徵還。謝瞻爲豫章太守。將赴郡。王宏送至湓口。三人於此賦詩敘別。是必休元要靖節與席餞行。故文選載入瞻卽席賦別詩。首章紀坐間四人。謝按。今文選瞻序僅紀三人。無先生名字。豈宋本有之。今本奪去邪。通鑑永初二年。謝瞻爲豫章太守。則此詩決當作於是歲。明年則瞻死矣。

永初三年壬戌。五十八歲。是年原本脫去。

營陽王景平元年癸亥。五十九歲。

王譜。君年五十九。顏延之爲始安。過潯陽。日造飲酣醉。臨去留二萬錢。送酒家。相知久間。驟見益懷。延之未審何時來柴桑。所謂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鄰舍。當是不詣劉穆之之時。又未審何時去柴桑。當是爲豫章世子參軍之時。據誄參傳略見。

謝按。顏出爲始安太守。當從通鑑在元嘉元年。此係景平元年誤也。宋書顏本傳。少帝立。出爲始安

太守又曰延之之郡道經汨羅潭爲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今攷文曰惟有宋五年月日宋五年景平二年實元嘉元年也蓋景文未攷顏文又誤會書少帝立之句不知文帝以景平二年八月卽位始改爲元嘉元年自八月以前仍爲景平二年延之出守時少帝猶未廢宋書本不誤也

又按劉柳爲江州刺史在義熙十一十二兩年延之爲柳後軍功曹其來柴桑卽在此時其去當因柳卒也說詳義熙十二年丙辰下王意顏來在不詣劉穆之時誤延之不詣穆之在作後軍功曹前

景平二年甲子六十歲

吳譜八月文帝卽位改元元嘉文選顏延之爲先生誄李善注引何法盛中興晉書曰延之爲始安郡經潯陽常飲淵明舍自展達昏南史本傳亦云每過潛必酣飲致醉刺史王宏欲要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按延之道過湘州祭屈原文云有宋五年知以是年之郡此條吳譜泰本系於永初三年壬戌下汲古閣本系於晉陽王景平元年癸亥下皆誤斗南既據史八月文帝卽位改元元嘉又據祭屈原文有宋五年其不系於壬戌癸亥明矣今正

文帝元嘉二年乙丑六十一歲

吳譜贈長沙公詩其序云余于長沙公爲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爲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詩按陶侃傳侃封長沙郡公贈大司馬有子十七人洪瞻夏琦斌稱範岱九人附見侃傳先生大父亦侃子也獨見於先生傳中侃以壬辰咸和七年薨按恒公薨于咸和九年六月乙卯此云七年從晉書誤也晉書公本傳云年七十六又周訪傳云訪

少公一歲訪卒于大興三年年六十一以此推之咸和九年公乃七十六耳且咸和七年十一月朝廷方遣公爲大將軍公上表固辭今表亦載晉書本傳則七年之誤不辨可知溫公通鑑以公薨紀于咸和九年

世子夏襲爵及送侃喪還殺其弟斌庾亮奏加放黜表未至而夏卒詔以瞻息宏襲侃爵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爲吳昌侯以世次攷之先生於延壽爲諸父行今自謂於長沙公爲族祖意延壽入宋而卒見先生於潯陽者豈其子邪延壽已降封吳昌仍以長沙稱之從晉爵也集本序文良是詩題當云贈長沙公族孫而云族祖者字之誤也一本因詩題之誤輒以意改序文云長沙於余爲族祖按侃子夏襲封長沙公於先生爲大父行史雖不著夏卒之歲月然其卒在庾亮前亮沒以歲庚子實咸康六年距興寧乙丑歲猶二十五年時先生未生也夏固不與先生同時又按禮經高祖之昆弟六世以外然後親屬竭故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蓋同祖爲從父同曾祖爲從祖同高祖爲族祖始侃諸子而在乃先生祖之昆弟服屬近矣安得云昭穆既遠當曰從祖亦不得云族祖也至若延壽之子則侃之六世孫與先生同高祖先生視之爲族孫故以族祖自居其詩有云同源分流人易世族又有禮服既悠之語蓋昭穆至是差遠然至以爲路人則長沙公於宗族之義亦薄矣故又云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觀此則俗本所改序文果非

謝按吳以贈長沙公詩作於是歲不知何據楊時偉云長沙公於余爲族一句祖同出大司馬一句題中族祖二字乃後人誤序文之句讀因而妄增也餘具前及卷一詩注

又按李公煥引西蜀張續辨證謂延壽已爲吳昌侯其子又安得稱長沙公要是此詩作於延壽未改封之前意在規斗南之失其實例以永初以來不紀宋號卽謂稱長沙公爲仍從晉爵可也惟吳以序文余於長沙公爲族祖族祖二字連讀謂題當作族孫不如作衍文爲安

又按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六月詔曰晉氏封爵旋隨運改降殺之儀一依前典可降始興公封始興縣公廬陵公封柴桑縣公各千戶始安公封荔浦縣侯長沙公封醴陵縣侯康樂公可卽封縣侯各五百戶以奉晉故丞相王導太傅謝安大將軍溫嶠大司馬陶侃車騎將軍謝玄之祀是長沙公降爲醴陵侯晉書陶侃傳謂宋受禪延壽降封爲吳昌侯者誤也吳譜亦沿其誤又王伯厚小學紺珠謂宋改晉封爵獨置五公以奉導安嶠侃玄之祀以五公爲宋置尤誤

元嘉三年丙寅六十二歲

王譜君年六十二檀道濟爲江州時抱羸疾多瘠餒往候饋以梁肉不受

吳譜是歲五月檀道濟爲江州刺史本傳稱道濟往候先生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幸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然本傳載此在爲鎮軍參軍之前以道濟傳攷其歲月知史誤也葉左丞云陶淵明晉書南史皆有傳梁蕭統亦有傳嘗以統傳及顏延之所作誄參之二史大抵南史全取統傳而更其

名字。統傳云。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南史云。潛字淵明。或云字淵明。名元亮。至晉書直言潛字元亮。統去淵明最近。宜得其實。既兩見。則淵明蓋嘗自更其名字。所謂或云潛字淵明者。前所行也。淵明字元亮者。後所更也。統承其後。故書淵明爲正。而謂潛爲或說。意淵明自別於晉宋之間。而微見其意歟。顏延之作誄。以潯陽陶淵明稱之。此欲以其名見也。延之與淵明同時。且相善。不應有誤。可以知其爲後名。與統合不然。或諱其名。自當稱元亮。何以追言其舊字乎。仁傑按。石林謂先生更名。自別於晉宋之間。得其微意矣。至謂潛與淵明爲前所行。淵明與元亮爲後所更。以集與本傳攷之。則有可疑。按先生之名淵明。見於集中者三。其名潛見於本傳者一。集載孟府君傳。及祭程氏妹文。皆自名淵明。又按蕭統所作傳。及晉書南史載先生對道濟之言。則自稱曰潛。孟傳不著歲月。祭妹文晉義熙三年所作。據此。卽先生在晉名淵明。可見也。此年對道濟。實宋元嘉。則先生至是蓋更名潛矣。山谷懷陶令詩云。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蓋言淵明不如潛之爲晦。此尤深得先生更名之意。至云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此則承南史之誤耳。延之作先生誄云。有晉聘士陶淵明。旣以先生爲晉臣。則用其舊名宜矣。延之與先生厚善。著其爲晉聘士。又書其在晉之名。豈亦因是欲見先生之意邪。蕭統不悟其旨。乃以淵明爲本名。而以潛爲或說。傳中載對道濟之語。則又云潛。自相牴牾。其實先生在晉名淵明。字元亮。在宋則更名潛。而乃其舊字。謂其以名爲字者。初無明據。殆非也。本傳當書曰陶淵明。字元亮。入宋

更名潛。如此爲得其實。其曰深明泉明者。唐人避高祖諱。故云。

謝按。何孟春陶集注。引晁氏曰。陶淵明一名潛。蕭統云。淵明字元亮。宋書云。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按集中孟嘉傳。與祭妹文。皆自稱淵明。當從之。張綰曰。梁昭明太子傳。稱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顏延之誄亦云。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以統及延之所書。則淵明固先生之名。非字也。先生作孟嘉傳。稱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嘉於先生爲外大父。先生又及其先親。義必以名自見。豈得自稱字哉。統與延之所書。可信不疑。晉史謂潛字元亮。南史謂潛字淵明。皆非也。先生於義熙中。祭程氏妹。亦稱淵明。至元嘉中。對檀道濟之言。則云潛也。何敢望賢。年譜云。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此言得之矣。

元嘉四年丁卯。六十三歲。

王譜。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云。律中無射。擬挽歌詩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當是杪秋下世。顏延之誄云。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弗恤。其臨終高態。見誄甚詳。君生平好談歸盡。蕭統以爲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白駒。寄寓逆旅。與大塊而榮枯。隨中和而放蕩。豈能勞於憂畏。役於人間。最知深心。形贈彭答神釋。本趣略見。所謂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惟患不知。既已洞知。安坐待此。夫復何言。杜甫許避俗未許達道。識者更詳之。

吳譜將復召命會先生卒。有自祭文及擬挽歌辭。祭文云。律中無射。挽歌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其卒當在九月。顏延之誄云。疾惟疢疾。視化如歸。則是以疢疾卒也。又云。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又紀其遺占之言曰。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計卻贈。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自祭文亦曰。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又有不封不植之語。嗚呼。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先生病不藥劑。不禱祀。至自爲祭文挽歌。與夫遺占之言。從容閒暇如此。則先生平生所養。從可知矣。顏延之取謚法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合二字之美謚焉。

謝按。朱子綱目於元嘉四年。特書晉徵士陶潛卒。書法曰潛卒。於宋書晉何。潛始終晉人也。綱目予節。故通鑑不書。綱目獨書之。是故晉亡。潛心乎晉。則卒書晉。唐亡。張承業心乎唐。則卒書唐。徵士書卒。終綱目一人而已矣。按稱先生曰晉徵士。不繫宋。綱目亦本顏延之誄。最合春秋之義。又按先生墓在德化縣楚城鄉之面陽山東。距星子縣二十五里。蓋廬山之西南麓也。明李夢陽爲江西提學求得之。置田以奉其祀。至今代有祀生。見江西通志。

陶增節集

增節先生年譜攷異下

